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福

通鑑總類卷六

宋　沈樞　撰

宦官門

漢宦官用權自鄭衆始

永元四年鄭衆遷大長秋和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順帝復位宦官之力

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順帝之復位宦

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王龔上書言宦官

永和元年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順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

三公尊重無謟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順帝事乃得釋

良賀不敢薦將

三年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順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

不敢順帝由是賞之

朱穆以案驗趙忠玉匣得罪

永興元年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玉匣冀州刺史朱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屍出之質帝聞之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頴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

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
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
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
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於桀
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
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
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質帝覽其奏乃赦之

朱穆上疏極言宦官

延熹六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参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桓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

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桓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宦官共譖劉陶

中平二年諫議大夫劉陶上言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黄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

不與伊吕同疇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

何進名董卓誅宦官

六年何進名卓使將兵詣京師董卓聞名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内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

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
復為竇氏矣進不許中常侍張讓段珪因詐以太后詔
名進斬於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
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
殺之凡二千餘人因進兵攻省内張讓段珪等困迫遂
將少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讓等遂投河而死

漢主劉聰寵幸王沈等

晉建興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

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勲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

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俯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

劉聰殺太弟乂

建武元年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宫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

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宫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

魏河間王琛賂宦官得復職

梁天監十七年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

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寳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

唐魏傳弓請誅薛簡

景龍元年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

主縱暴不瀍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睿宗名勞李朝隱

景雲元年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睿宗聞之名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寛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

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

宦官之盛自明皇始

開元元年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

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馬承倩激李寶臣有玩寇之志

大歷十年代宗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德宗流邵光超受賂

十四年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㫖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黄茗二百斤德宗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蕭復言宦官不宜委國政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於德宗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不悦

德宗復令宦官分典禁旅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德宗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

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鄭絪言命中尉不當用麻

貞元十二年以左神策竇文場右神策霍僊鳴皆為護軍中尉初德宗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德宗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

無幾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勅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宫市抑買人物

十三年先是宫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宫市抑買人物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宫市則斂手付與

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戸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曰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戸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敺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宫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

薛盈珍屢毁姚南仲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毁南仲於德宗德宗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

樂驛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屍傍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名見德宗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灋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崔發曳中人而被囚

寶歷元年五坊使毆百姓鄠令崔發怒命擒入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絶氣乃去數刻而蘇敬宗命復繫發於臺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横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

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
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敬宗皆不聽李逢
吉等從容言於敬宗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
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
此所宜矜念敬宗乃愍然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
慰勞其母

崔元略以諸父事內侍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元略

遷戸部侍郎

劉蕡對策指切宦官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將杜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文宗倚宋申錫除宦官

四年文宗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

申錫誅宦官泄其謀

五年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文宗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文宗以為信然甚怒命守澄捕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内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鄭

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訓注以誅宦官為己任

太和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文宗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

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守澄受佞訓注陰狡

李訓鄭注密言於文宗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甘露之禍

王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文宗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文宗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

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閤門討賊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

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收繫斬之

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仇士良等使人齎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

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劉從諫誓以死清君側

開成元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内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

以死清君側加從諫檢校司徒

從諫欲為王涯等伸冤

劉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横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李石請名士良等釋疑

文宗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李石奏請名仇士良等面釋其疑文宗為名士良等出文宗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李石辭位避士良

三年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

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文宗受制於家奴

四年文宗坐思政殿名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

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子

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兼内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

會昌三年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

新月盛無暇更及宅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南北司如水火

大中八年宣宗名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内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揺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

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黄衣緑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時人謂敕使墓戶

咸通六年諸道進私白者閩中為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

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戸

僖宗呼田令孜為阿父

乾符二年僖宗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僖宗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僖宗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僖宗籍兩市

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孟昭圖言疎外朝臣

中和元年僖宗日夕専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民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前夕黄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城登樓

並不名王鐸巳下及收朝臣入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禄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昭宗疾宦官多不灋

龍紀元年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灋昭宗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昭宗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昭宗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昭宗曰卿欲衛國家

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楊復恭專制朝政

大順二年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使假子龍劒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昭宗舅王瓌求節度使昭宗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賔客皆死以舟敗聞昭宗知復恭所為深

恨之

王建專殺宦官

景福二年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

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乾寧元年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崔胤譖王摶黨宦官

光化三年昭宗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昭宗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

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王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昭宗曰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昭宗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昭宗疑之貶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劉季述廢立

初崔胤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昭宗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與謀奉太子立之昭宗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宦官扶昭宗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檛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

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以昭宗為太上皇進士李愚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

於此者建不能用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
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
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
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
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
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即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孫
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
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

季逑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宅人之手矣天復元年正月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為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崔胤不欲中官典兵

天復元年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

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名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韓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韓偓不欲盡誅中官

時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名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瀍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

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昭宗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崔胤誅宦官謀泄

崔胤請昭宗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昭宗昭宗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

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别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昭宗諠譟訴胤减損冬衣昭宗不得已解胤鹽鐵

朱全忠來除君側之惡

昭宗急名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昭宗又謂偓曰繼誨彦弼輩驕横益甚對曰臣必知其然兹事失

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昭宗但愀然憂沮而已

韓全誨逼上幸鳳翔

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昭宗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

拒之昭宗不許仗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昭宗下樓昭宗行纔及壽春殿李彦弼已於御院縱火昭宗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

李茂貞降全忠誅宦官自贖

二年李茂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乃密謀誅宦官以自

牘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
宅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
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
協力固所願也

上議與朱全忠和

昭宗名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朱全忠和皆不
對昭宗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
銀臺門諠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為軍容輩數人

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又訴於昭宗昭宗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

朱全忠盡誅宦官

三年李茂貞獨見昭宗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昭宗喜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為中尉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

搜捕誅九十人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

崔胤奏宦官不宜典兵豫政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逢共為不瀍大則搆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

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名還闕下昭宗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巳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宫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後梁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張承業

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名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以宦者為腹心

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並遣詣闕時在莊宗左右者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蜀王承休建節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

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

宦者欲增廣嬪御

三年洛陽宫殿弘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宫中夜見鬼物莊宗欲使符呪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宫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虚故鬼物遊之耳莊宗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

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莊宗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

宦官勸帝建清暑樓

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

清暑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朕昔在河上與
梁人相拒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
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
念讎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内賓服故
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
氣自消矣莊宗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
不知至尊之熱也莊宗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
巨萬

宦官切齒郭崇韜

同光三年郭崇韜素疾宦者宦官皆切齒之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莊宗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莊宗莊宗使馬彥珪

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彦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乃以繼岌之命名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

監國李嗣源命諸道殺宦官

天成元年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濾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内勾司依舊為鹽鐵戸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宦官落髮為僧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温悉誅之

南漢用事之人皆宦官

後周顯德六年南漢主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近習門

漢王吉言宜謹選左右

神爵元年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李固言阿母宦官

陽嘉二年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順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

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禄任曽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

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瀝則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

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王龔欲奏誅張昉

永和二年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蓋勳與袁紹謀誅嬖倖

中平五年蓋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苻秦王墮疾董榮如讎

晉永和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强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强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乃殺王墮將

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

宋營陽王好與左右狎暱

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内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秪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

政歸近習

大明八年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但守空名而已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昇明元年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

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内有專用之効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晩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主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齊六貴同朝勢必相圖

永元元年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録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

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東昏侯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江祏等既敗東昏侯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遥光死二十餘日東昏侯遣黄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初高宗臨殂戒東昏侯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東昏侯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保

東昏侯所寵三十一人

二年是時東昏侯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黄門十人直

閤將軍徐世檦素為東昏侯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世檦亦知東昏侯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東昏侯東昏侯惡其彊遣禁兵殺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東昏侯呼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東昏侯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又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

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北齊貴倖陰陷張雕

陳大建四年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奏度支事大為齊主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

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齊主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會齊主將如晉陽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等意有異同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等於殿庭

唐王伾王叔文出入東宮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

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者陸淳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相依用事

永貞元年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

伊曰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王叔文與韋執誼成仇怨

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

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伾叔文之黨始去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明日遂謝病不出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憲宗去吐突承璀

元和六年弓箭庫使劉希光受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以承璀為淮南監軍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憲宗名還承璀先罷絳相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初憲宗欲相

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憲宗名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張宿以辦口得幸

十二年初憲宗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辨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宿招權受賂於外憲宗欲以宿為諫議大夫李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者始宜為之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乃可憲宗由是不悅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上竟用張

宿為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為權知諫議大夫許之

鄭注得王守澄勢益張

長慶三年初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陷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守澄不得已

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自是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穆宗穆宗亦厚遇之自穆宗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李款奏鄭注竟為王守澄所寢

太和七年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爊灼文宗深惡之侍御史李款閤内奏彈注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瀍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將李弘楚説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

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文宗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

文宗目李仲言為奇士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與鄭注善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名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為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曏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

侍文宗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安能悛改邪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

李珏言鄭注姦邪

九年以太僕卿鄭注充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文宗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文宗嘗問翰林學士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貶玨江州刺史

韋溫拒鄭注參佐之請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

侯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為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後梁李琪挾趙張之勢

貞明六年以尚書左丞李琪同平章事琪性疎俊挾趙巖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為相頃謹密而陰伺琪短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奏

之均王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右之止罷為太子少保

後晉李彥韜與嬖倖相結

開運二年李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齊王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倖相結以蔽齊王耳目齊王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放宫女門

唐太宗出宫女歸親戚

武德九年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宫顯德殿赦天下以宫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李百藥言陰氣鬱積致旱

貞觀二年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竊聞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太宗曰婦人幽閉深宫誠為可愍灑掃之

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明皇選後宮無用者還家

開元二年民間訛言明皇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明皇聞之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寵幸門

漢申屠嘉欲斬鄧通

後二年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名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名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恨不先斬鼂錯

時内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灋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内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

歸上至朝嘉請誅内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董偃有斬罪三

元光五年初武帝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武帝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從游戲北宫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武帝

大歡樂之為太主置酒宣室引内董君是時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武帝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武帝默然朔又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瀍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貂為淫

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武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董君之寵由是日衰

金日磾殺帝弄兒

後元二年日磾長子為武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武帝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武帝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哀帝欲封董賢而憚王嘉

建平四年哀帝封董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洶洶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哀帝不得已且為之止

董賢權侔人主

元壽元年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哀帝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郤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賔客鈞敵之禮哀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

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後哀帝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哀帝在酒所從容笑曰吾欲瀍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哀帝默然不說閎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瀍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

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哀帝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安帝内寵始盛

建光元年安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

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内寵
始盛時王聖女伯榮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出入宫掖傳
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
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
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
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
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安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懷忿
恚而伯榮驕淫尤甚

楊震諫為阿母修第

延光二年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附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名承望旨意招來海

内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安帝不聽

樊豐等詐作詔書發司農錢穀

三年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

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及帝東巡還京師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絶賓客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

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

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

左雄諫封乳母

陽嘉二年初順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為

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左雄上封事

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

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

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

未息誠不宜追録小恩虧失大典順帝不聽

爰延乞遠讒諛之人

延熹二年桓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桓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會客星經帝坐桓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

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桓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桓帝四侯轉横

三年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横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雨墯

宋惠琳號黑衣宰相

元嘉三年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賔客輻輳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賔客填咽暄涼而已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北魏倖臣用事

齊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脩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禄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北齊斛律金不以貴寵為喜

陳光大元年齊左丞相斛律金長子光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直

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時號和士開等為八貴

大建元年北齊侍中尚書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八人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等皆言於齊王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宫掖臣等義無

杜口冒死陳之太后不聽

唐僧懷義出入宮禁

垂拱元年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

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横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朂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朂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蘇良嗣批懷義頰王求禮請閹懷義

二年以蘇良嗣為左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

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璟為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内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

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寵過則生姦

十七年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明皇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乗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恐後成患明皇悦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高力士與王毛仲爭寵

十八年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明皇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明皇由是不悅是時明皇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

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

明皇付有司杖殺黄𦖽

二十一年有供奉侏儒名黄𦖽性警黠明皇常憑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鄉入宫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

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楊貴妃恩遇愈隆

天寶五載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明皇自分

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高力士善觀時俯仰

七載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禄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

忤然性和謹少過善覩時俯仰不敢驕横故天子終親
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貴妃寵待益深

九載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郎中吉温言於明皇曰
婦人識慮不逺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宫中一席之地不
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明皇亦悔之遣中使賜
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
陛下所賜不足為獻乃翦髮一繚而獻之明皇遽使高

力士名還寵待益深

李輔國譖建寧王

至德元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内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

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樂工李可及有寵於懿宗

咸通十四年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元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

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元言

伶人門　擊毬門附

唐穆宗因擊毬得疾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裴度三上疏且請入見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衞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

敬宗數遊宴擊毬

四年敬宗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敬宗視朝每宴日絶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敬宗命中使宣慰令歸

敬宗擊毬張韶作亂

卜者蘇元明謂染坊張韶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走白上上狼狽幸左軍左神策中尉馬存亮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元明同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康藝全合擊

之殺韶元明及其黨

蘇佐明因夜獵弑敬宗

寶歷二年敬宗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内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時敬宗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内

僖宗若應擊毬舉當為第一

廣明元年僖宗善騎射劒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僖宗笑而已

僖宗令四人擊毬賭三川

崔安潛鎮許昌田令孜為陳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隷在神策軍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

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僖宗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後唐莊宗多寵伶人

重光元年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

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莊宗悦厚賜之莊宗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莊宗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宫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

周匝乞二州以報恩

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莊宗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莊宗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莊宗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以俊為景州刺史德

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莊宗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狎侮臣下門

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

大明七年以王僧朗為太常衞將軍顔師伯為尚書僕射孝武帝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謿訐以為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孝武帝怒曰江僧安

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元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顔師伯為齴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黄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顔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

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唐褚遂良勸太宗禮其臣

貞觀十四年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賛皇儲豈可復

對羣臣窮其門戸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排抑武臣門

北魏張仲瑀抑武人被禍

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羽林

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駡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直造其第曳彛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彛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東魏高歡不治諸勲貴

大同三年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黒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黒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内賊歡問内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

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唐韋雍謂軍士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

長慶元年朱克融輩久羇旅京師日詣中書求官崔植杜元頴不之省及除張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

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灋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王柷不受王珙子姪之禮

光化元年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

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汴人走前常州刺史王柷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過陜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拜之柷固辭不受珙怒使送者殺之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

李振深嫉縉紳之士

天祐二年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

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為刺史貶陸扆王溥趙崇王賛為司戸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虚日縉紳為之一空再勅裴樞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

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

後晉李從曮厚文士薄武人

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

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彦澤邀擊盡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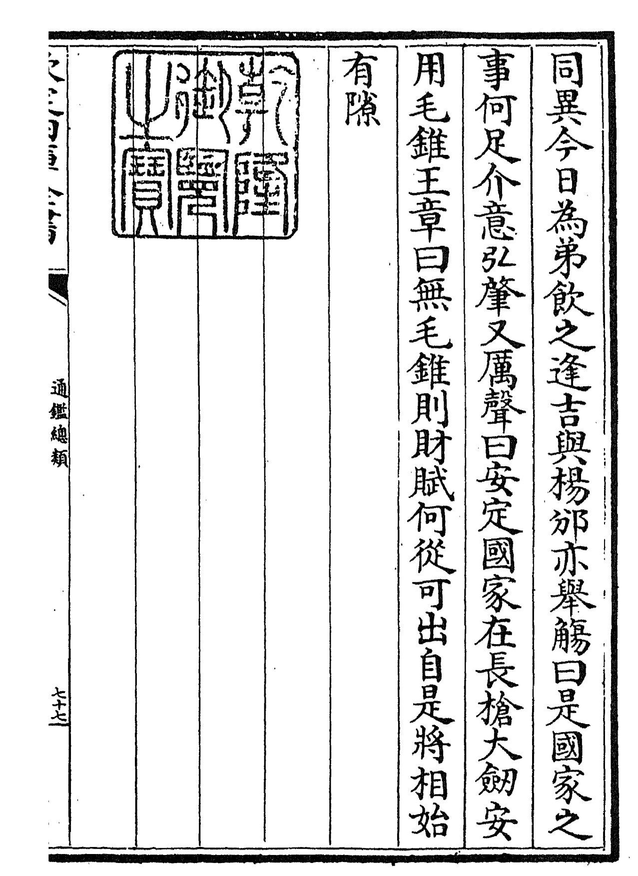
後漢史宏肇惡文士

乾祐元年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後以弘肇子史德珫領忠州刺史德珫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珫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

耳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史弘肇謂安國家烏用毛錐

三年朝廷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隱帝卒從弘肇議制以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



同異今日為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
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劒安
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
有隙

通鑑總類卷六